

同心集

文起衰著

同心集

人生編譯社出版

下完65-5

序

文起衰兄最近把幾年來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雜文，整理了一遍，選出了其中的三十篇，結成一本小冊子，名曰「同心集」，藉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義。

不認識起衰的人，讀了他那筆調勁健，引據廣博的文章，一定以為他是一位年將望五的「新派」老人吧？認識起衰而不十分瞭解起衰的人，讀了他那證古論今，辨精析微的文章，又一定以為他是平位故示淵博，賣弄玄虛的狂人吧？其實，起衰至今還不過三十歲，由於他朝夕沉浸於新書故籍中的原故，不但使他的筆調常帶三分「書卷氣」，就是他所引徵的資料，也頗有「左右逢源」俯拾即是之概。馬一浮、張君勱、胡秋原諸先生嘗稱他「涉獵頗博」，的是恰當之評。然而也正因為涉獵太博了，他在寫時就不自覺地引經據典，雕章琢句起來，不能做到通俗的地步，沒有更廣大的讀者圈，這是

他的大損失。

起衰在治學上是個求知若渴好學不倦的人，在思想上又是一個不滿現狀求取進步的人，他看不慣社會上某些人和某些現象，因此在他的文章中也就流露着一種反抗的情緒。他批評政治，他暴露現實，縱然他的批評是否正確，暴露是否真切，還是一個問題。同時，他對文學也有他獨特的見解，對於某些作家的主張，常有不願苟同之處，因此招來了某些作家的不滿，而引起了若干次的論爭。平心而論，起衰對於現實社會的觀察，以及文學上的主張，有些確實不能爲人所同意的，有時我也常常和他辯論不休，然而他那種「不滿現狀，求取進步」的思想，却可以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起衰的同心集將付印，索序於我，我和起衰相處久，相知深，所以不覺率直地寫來如上。

是爲序。

耿予 三十一年三月十日於金華

同心集目次

序

耿予

名譽、富貴、事業

(二四)

立志做大事

(三)

心防

(三五)

自戀狂者

(八)

撲滅貪污四義

(一〇)

縣長論

(一二)

公文政治

(一四)

文人和氣節

(一七)

書與足下

(二三)

兩種讀書目的

(二五)

讀書與識時務

(二七)

論專家的文章

(二九)

箴實用

(三二)

變

(三四)

小節

(三六)

迂儒和小儒

(四〇)

知己論辨歧

(四三)

朋友之樂……………(四五)

茶話……………(四七)

禁酒私議……………(五六)

骨董……………(五九)

談糞……………(六一)

大糞矇談……………(六四)

桃花……………(六七)

生活風趣……………(七一)

北宋我論……………(七四)

嚴子陵爲何要做隱士……………(七七)

唐睢評傳……………(八〇)

與張天方先生討論蠻夷戎狄

(八二)

古今之爭

(九〇)

三十一年二月初旬，選輯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一月止所作雜文十之一，得三十篇，結成一卷，送交人生編譯社審核印行，集名「同心」，節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句，吾以爲吾之所已言者，皆中國人之所欲言者也。

文起衰記

(六四)

茹蕪

(六一)

骨董

(五八)

禁斷淫褻

(五六)

茶話

(四九)

聞文之樂

(四五)

名譽、富貴、事業

名譽爲人之第二生命，因爲名譽一破收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腳。中國人往往將名譽與富貴混淆在一起，不管做官的人是貪污是清廉，不管有錢人的錢是偷來的騙來的趁火打劫來的還是用自己力量掙來的，就不惜滿口子恭維，一臉孔奉承，所以機會好的，一做大官，一發大財，則守株待兔，靜候名譽上門，不愁沒有厚臉無恥奔走浮競之徒不把名譽恭恭敬敬送給他。富貴的人是最有名譽的人，貧賤則和名譽長別了，這種想頭真是荒謬絕倫！

事業爲名譽之根本，名譽不過是事業的影子，至於富貴和名譽本來邈不相涉。君子窮居而榮，獨處而樂，無爵而貴，無祿而富，得志則兼善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富貴不能增加一個人真正的價值，貧賤亦不會貶損他一分一毫。孟子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然。」禹稷行義以達其道，顏回窮居以行其志，窮達不作爲分別禹稷顏回高下的標準。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不以掠奪爲目的，居高位，握實權，發揮抱負，放出力量，表現服務精神，做到兼善天下，社會不能不對他表示感謝及酬庸之意，故錫之以爵位，食

之以厚祿。「伴食宰相」「仗馬御史」「敗」，「將」等人之所以取譏於世者，就因爲居其位而不能盡其職。做事業的人只希望自己能成功立業，無心富貴，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責，則去，進退合於義。梭羅門告誡世人說：「志切致富，其心必污。」日夜望富貴，想發財，念念不忘，那裏更有心思打算事業！其心既污，其行自卑。

從事業做出來的名譽，真實無虛，不怕貨較貨。社會給他富貴，天公地道。富貴慷慨得志之徒，社會上的人都對他刮目相看，官愈高，位愈尊，祿愈厚的人，蒼生之仰依彌切，輿論之責備亦愈嚴。田單黃金滿帶，馳乎淄澠之上，傾全國之力，攻不下一個小狄，當時就有童謠譏笑他道：「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於梧邱。」漢文帝問宰相一歲之事，右丞相周勃回答不出，嚇得冷汗直流，這是皇帝的拷問。韓退之上宰相書，把宰相狠狠拷問一頓：「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九個豈字（其中有一二個豈與時代思想有關）拷問得宰相啞口無言，這是百官庶人對他的拷問。其人若明廉

恥，負責任，聞拷問之言而驚，采輿誦之謠而懼，自必借他山之石，引前事爲師，或革故以鼎新，或戴罪而立功。其人若惑於羣小，愚聞直言，宵小看面色，拍馬屁，瞎吹瞎唱，歪嘴吹喇叭，爲他散佈空氣，製造名譽，其人不作什麼事，盜虛名而安富尊榮，天雖高，而天威不達顏咫尺，欺天得咎，能無懼乎？

天下豈盡是白癡？豈盡是失本性的禽獸？豈盡可誘以貨財？怵以威力？脅以兵刃？董狐之筆，南史之簡，西塞羅之舌，亞理士多德之口，一言之威，力過雷霆，一字之誅，嚴於斧鉞，既爲國家惜名器，亦爲天地留正氣。小人拍馬不足，繼之獻豚，孰知國家綱紀猶在，廢者十而起者九，富貴爲勸善之具；人間公評未泯，一個蘿蔔一個坑，名譽由事業而出！（二九、一二、六、）

立志做大事

青年當立志做大事，不當立志做大官。然而，古往今來，立志做大官的人多得如過江之鯽，存心做大事的人却很少。這大概因爲一做大官可以多拿金錢驕其妾婦，可以大逞威勢來嚇倒鄉裏人，榮寵非凡，快活非凡。做大事業既不能多拿金錢，亦不能大逞威勢，有時說不定反遭流俗厭棄，羣衆唾罵，飽嘗了人間所有的種種痛苦。資金往安全

帶跑，普通人的志願在快樂的目標上轉。

——普通人的志願在快樂的目標上轉。

普通人的志願在快樂的目標上轉。

普通人的志願在快樂的目標上轉。

普通人的志願在快樂的目標上轉。

從前是君主集權的時代，所以一個人做了官便可以放出力量來做些事情，所謂君子居其位則行其道。到以後把做事兩字拋荒了，世俗只希望做官可以過快樂榮寵的生活，話說戰國之時，鄒人孟軻，生性迂闊，不通世故，他說他願意做大事，不願過做官時那種快活榮寵的生活。「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勿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我得志勿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勿爲也。」連說三句「我得志勿爲也」的重要的話，有聲有色，異常斬截堅決！但是問題來了，孟子不會得志做過大官，否則我們到可以看看他在得志時有沒有把這幾句話一五一十做到。伊索寓言上說：「狐狸喫不到葡萄，說葡萄味酸。」他是不是因爲懷才未遇，不能吐氣揚眉，置身青雲，所以大發牢騷，痛罵當時官場？這裏就我考察，那時候國君辟土地，事侵略，驅民以戰，殺人盈野，每個國君都有點像目前日本軍閥瘋狂侵略不顧死活的樣子，孟子獨倡言仁義，標榜王道，可見他另有主張，有撥亂世而反之正之志。如果說孟子以仁義之說爲烟幕，他的真正的志願也只不過想做官發財，那未免冤枉了他。以孟子的辯才，以孟子的學問，掉轉舌鋒，歌頌侵略，縱橫捭闔，取媚人君，他之取富貴易如拾芥，何至於弄得東西碰壁，行旅勞悴，有一次就攔在旅館里，給老闆疑惑他和他的弟子們順手牽羊拿去了。

一雙鞋子呢？

佛經上時常提到因果，種子落地，必抽新芽，這是因果之說最簡明的解釋。不過世事多變化，人情甚複雜，因果之說，未必全驗。譬如說種子落地，給天上的鳥啄去了，或給地底的蟲豸敲損了，種子自無生發之望；且也陽光空氣之所加，風雨霜露之所被，參差不一，厚薄不均，同種未必同果。侵略的慾流氾濫，人心陷溺而不可救，孟子獨逆潮流而作悖時之論，有因而無果，王道之治之不能實現自亦在孟子的意料中了。

不過人事與自然現象有最大不同的地方，自然界中種子自己決定之力量小，社會上人類自己決定之力量大。若能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則人心未死之時，即國事可爲之日。有許多孟子，有許多贊成孟子王道之治的人，而謂王道必不可復，決無此理！故曰：「人人當立志做大事。」又曰：「人盡合羣，可以成事。」

心防

醫學上有兩個術語，一曰麻木，一曰麻醉。

肌膚喪失感覺叫麻木，用藥料暫時制止神經中樞的感覺運動叫麻醉。

把這兩個術語應用到人事上，有人把麻木和不仁四字放在一塊兒談，解釋肌膚麻木

，感覺遲鈍爲不仁，能够感覺冷暖，分辨苦樂，判斷是非，才算作仁。借一種事情，靠一種娛樂，分散，并轉移，甚至於淡忘當前的苦痛，是謂心理麻醉。

凡事有真假之辨，麻木，麻醉，也可以分作真的，假的。譬如說：真麻木，有些短見的人，「刀頭舔蜜」，只貪圖一些蜜糖兒滋味，甘願吃敵人一刀。假麻木，好漢同人決鬥，一個措手不及，挨了對手一拳，「打落牙齒和血吞」，不哼一聲痛，你別當他齒神經失去感覺。真麻醉，如跳舞可以救國，打太極拳可以強種之類。假麻醉，逃避對方的注意，佯狂垢污，有意荒唐，如蔡松坡將軍在北平花天酒地，逃避袁逆世凱偵緝者的耳目之事。

漢高帝千古梟雄，呂皇后一代英雄，情願在匈奴面前打躬作揖。白登之圍，這一對夫婦曉得匈奴來勢不弱，要比項羽兇得多，國家新造，民力未蘇，目前之計，只好休養生息，等待他日報仇，匈奴王寫信來指名索取呂雉，調笑謾罵之辭，不堪入目，呂雉委曲忍辱，授意祕書回信這樣答話道：「老嫗下體污穢，不敢褻瀆大王。」漢惠不祿，漢文不愧是孝子賢孫，在位二十餘年，苦吃儉用，慈民愛物，自己吃粗糲之食，心愛的慎夫人也從不穿好衣裳，積儲國力，準備打擊匈奴。有一次，他很悲憤的對馮唐說道：「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以後，頗牧再生，衛青，霍去病，李

廣，程不識一千人，幫助武帝打退了匈奴，掃除胡種落，宣揚漢天威，滿足了文帝的一個期望，洗刷了高帝呂后身受的恥辱。自匈奴以四十萬精兵，圍高帝於白登，直到匈奴入寇，被衛霍擊退，（武帝元光六年）經過時間，足足七十年，在武帝這一代，把乃祖，乃父，賢君，良相，志士，仁人，以及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七十年來打定下來打退匈奴的一個民族的偉大的共同志願完成而實現了。

羅馬之興，由於羅馬人本其恬靜，質樸，勇敢，耐勞和守紀律等美德。羅馬之亡，因為他們犧牲的精神已為淫奢所腐化，耐勞的工作已由奴隸去代替，皇帝貴族常常以公宴，戲劇或免費穀物等小惠小德去欺騙市民，浪費大量的金銀換取阿剌伯印度中國等地的綢緞香料，窮苦的農奴，貢獻所有的土地給地主，獻田的契紙，稱為「仰慕」Commutation，古怪極頂——上面的人以淫奢的生活麻醉了自己，下面的人因生活苦不堪言而感覺麻木，蠻族入侵，西羅馬完了。

歷史事實擺在眼前，西漢假裝麻木，麻醉，假笑佯歡，和親交好，打退了匈奴，西羅馬因真麻木，麻醉而亡國。這就是說，大凡一個國家，上寬下懈，文恬武嬉，得過且過，麻木不仁，以狗馬聲色，醇酒婦人，嫖賭吃喝，讀經念佛，自尋麻醉，這個國家便危險萬分！不待敵人打來，他們心理上的武裝早已自動解除，他們靈魂的深處早已豎起

降旛了。(三〇、一二、五。)

自戀狂者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

話說希臘有一個少年，容貌美麗，姿態風流，他愛看池塘裏自己的倒影，顧影自憐，終日流連徘徊不去，以致形容憔悴而死，死後化爲一朵花，這朵花就用着他的名字，叫做 Narcissus。

這是一個淒豔悽惻的故事。說到這種花，中國也有，叫做水仙花。

弗洛伊特使用精神分析這一個鐵鈎，鈎出心中潛伏的意識來，而名之曰衝動和天性。人心平靜之時，正如未噴火時的火山，安穩冷靜，衝動和天性是埋匿在火山下的火種。希臘美少年的故事，在文學上是一個美麗的神話，若果放在弗氏學說的分光鏡下，就出現自戀現象 Narcissism 一個學名。自戀者自視甚高，待人冷淡，不敢面對現實，將理想化爲行動，因爲他惟恐在現實上碰了釘子，而損傷了自尊心。他逃避現實，自作聰明地，實則非常愚蠢地放了自己到如夢如幻的空虛中去。

自弗氏精神分析之學興，古今一切人奇特的心理和行事，以前認爲爲不可理解的，

現在都得到正確的解釋。隱士，逸民，塵穢軒冕，敝屣富貴，棲身山林，埋名江湖，或吟詩飲酒而適懷，或撫松就菊而怡顏。顏闔鑿坏而遁，莊周曳尾以逝，問他們爲什麼如此？只因自戀的思想在心理上埋了根！他們以爲世俗可憎，衆人皆濁，只有他們超然物外，皎潔不污。天翻也好，地崩也好，只要不弄髒髒他們一根汗毫！

隱士，逸民怕和醜惡的現實對面。

「著新鞋子不踩狗屎」，這是隱士，逸民所以要獨善其身的理由。新鞋子踩狗屎，原不免可惜，爲何不拿一把掃帚掃去，儘讓狗屎在毒日下發臭，叫個個人惡心？在這上面看來，孔子倒底要比長沮桀溺高出萬倍，沮溺知其可爲而不爲，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更由此推論開去，韓退之上書時相，也可原諒，急於進身，急於踩狗屎，以後他倒底做了一點事，諫迎佛骨，犯人主之怒，說王廷湊，奪三軍之師。同時隱居在少室山有一個李渤的，朝廷聘他爲拾遺，他堅決不就，於是韓退之寫信勸他道：

「……愈不通於古，語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繫，強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當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